

76 聯文經聯

百日 煉命記

聯合報第十屆中篇小說獎

劉
夏
著

聯經文學 76

百日煉命記

劉夏著

I24
L73

不土

8402

AB4008

聯經文學 76

百日煉命記

劉夏著



聯經文學⑦

百日煉命記

78.12.1051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R. O. C.

定價：新臺幣一二〇元

著 者 劉 夏
發行人 王 必 成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
電話；7683708・3620137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ISBN 957-08-0137-9

• 84008-39 •

代序

法蘭西，是個美麗而又迷人的地方。

法國人，是個優秀而又奇妙的民族。

因為迷人，而會令人想入非非。

因為奇妙，才締造了藝術。

.....。

代序

一九八九年八月於巴黎

(一)

HW423/01

淚河——得獎感言

「你是什麼樣的人？還敢看這樣的書？你真是想進去了。你要交代、要坦白！你爲什麼要看這樣反動的書。不然，不然我們就叫你過不去這個年。至少也要給你一個一輩子也洗不清的處分！」

「你的檔案裏再加上這個處分，諒你的兒女也要爲你背一輩子的黑鍋。你呀！算是蓋棺定論了。」

雖然那時的他才十七歲，至少還要經過十三個春秋才能結婚，但共產黨的代理人早爲他的兒女子孫算好了一筆帳。

《靜靜的頓河》擺在他對面的辦公桌上，桌後的兩個人與四隻不同的眼睛發着熾藍的

光，像冰冷的槍口逼他講出書的來源。

《靜靜的頓河》在他心中依舊靜靜地流着，唱着一首首撼動人心、催人淚下的悲歌。恭禧祝賀的佳音來了，一份渴望了多年的禮物由聖誕老人送來了，而且是在聖誕的前夜。

他回憶、他感激、他雀躍不已，可心中在流淚，那赤子的淚飄撒在靜靜的頓河、奔騰的長江和咆哮的黃河裏。

在這恢弘壯觀、驚濤蕩岸的時刻他看到了一艘大船，正劈風斬浪地全速前進。船上的奧德修斯大聲呼喚着：「上來吧！孩子上來吧！我們歡迎你！踏上我們這條船，向着明天前進！」

他流下了幸福而又難忘的淚。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目次

代序.....	(一)
淚河——得獎感言.....	(二)
百日煉命記.....	一
斯是人生.....	九五
祈慈頌.....	二五
賴的哲學.....	二九
歐洲日報與我.....	三七

百日煉命記

雄偉磅礴的比利牛斯山脈把法國和西班牙南北分成了兩個迥然不同的民族和國家。像加那達麗亞這樣曾在古羅馬時代烜赫一時的城堡，早已成爲一片廢墟隱沒在山頂的荒草裏，在地圖上幾乎連個名字也沒有，那古老的公路遺蹟只有在樹根和灌木裏才能偶然發現。進入這個人跡罕至的世外桃源，汽車和裝甲運兵車要在荊棘荒草中顛簸四個小時才能到達這個地方。外籍兵團的士兵們推開運兵車密封鐵門，爭先恐後地跳下來站在齊腰深的蒿草裏。中尉和士官們跑前竄後地整理着隊伍。「一班在樹林裏，二班在古堡的三樓，三班在古堡的二樓，士官和我住在樓外的平房裏！」中尉用洪亮的法語命令着這支裝備精良的隊伍，「立刻開飯！」各班分頭奔向不同的區域，打開軍用罐頭坐在草地裏吃着晚餐。

柳民看着碗上的餸是晚上七點四十分了，這是他們三天來最輕鬆的晚餐。有的人只喝了兩口水就倒在草地上睡着了，有的人拼命地擦着腳上的皮靴，手中的壓縮餅乾只咬了一半。下士日賴咬牙切齒地走到他們面前，歇斯底里地叫着：「尤素福！你給我起來！」他一手提起睡着了尤素福的衣領，把他連提帶拉地拖起來說：「一百個俯臥撐！快！一百個！少一個也不行！」下士說完就勢把尤素福往草裏一推，睡眼矇矓的尤素福被推了個四腳朝天，站起來立正說：「報告下士！我三天只睡了兩小時的覺！我實在做不了一百個了。請您叫我做二十個吧！」「哼！你媽的！還想睡覺？我就偏不叫你睡！給我做！快，做完了把這塊石頭給我舉在頭上跑十分鐘！」下士指着腳下的一塊約五十公斤的大石頭說。尤素福不敢再爭辯了，誠惶誠恐地趴在草裏做着俯臥撐，「一，二，三……」自己口裏數着數。

在這個排裏有兩個中國人，柳民和陶福順，兩個來自中國大陸的非法移民。他們是爲了取得法籍才自願來到這支軍隊的。雖然，他們是到軍隊以後才認識的，甚至兩個人的籍貫也相差千里，一個是保定人；一個是溫州人，但語言的血脈使他們結成親兄弟一樣的友誼。陶福順在三班，柳民在一班，這是下士日賴最惱恨的兩個人。

已是深夜兩點了，連唱歌的歐夜鸞也進入了美夢，剛剛鑽入睡袋的士兵們僅睡了一個多小時，幾個頭戴防毒面具端着衝鋒槍的黑影偷偷摸摸地鑽進營地。疲憊不堪的哨兵像兩個口

袋一樣被黑影扛走了。突然，手榴彈、瓦斯彈、衝鋒槍在樹林和廢墟的各個角落響了起來，偷襲的敵人像瘋了一樣地對着沈睡的睡袋拚命掃射着，火光此起彼伏，「轟隆隆!!!」的爆炸聲像要夷平這座廢墟。營地裏人們互相踐踏，哭爹叫娘地嚎叫着：「踢死我啦！哎呀！……！」「我的肚子！我的肚子！疼死我啦……！」手榴彈接二連三地飛過來，煙霧和手電光交又在一起，被驚醒的鳥羣在夜空裏恐怖地嘶叫着，有的飛進了火光，有的撞到混亂的人羣裏。「全體士兵到平房前集合！」中尉在一片開闊地前吹着哨子，屁滾尿流的士兵聞着中尉的呼令抓衣拖褲地跑到他的面前，每個人被瓦斯彈噲得淚流滿面，活像送葬的隊伍在垂頭喪氣地擦着眼淚。

「笨牛」洛理德被打得血流滿面地拖到中尉面前。「中尉！大家都跑來集合了他還在睡覺！是我用槍托子把他打醒的！」沙沃下土一邊摘着頭上的防毒面具一邊說。「啪！」一記響亮的耳光擱在「笨牛」的臉上，跟着又是一腳踢在他的肚子上，中士韋達尼沙是不會放過任何巴結奉承的機會的。打人，是他身為班長的最大享受和娛樂。「笨牛」捂着肚子「嗷嗷！」地叫着，他手裏抓着的褲子也掉在地上。「你的槍呢？」中尉拉住中士問。「哦！對啦，我還要找那個中國人算帳！他那一手榴彈正在砸在我的頭上。我的槍給掉在草裏了！」中士扔下「笨牛」氣急敗壞地奔三班而來。

操場，是在平房前一片黑黝的草地裏。四周的松林和夜幕融合在一起，隊伍如同飄浮在沒有疆界的黑暗裏，中尉站在敗牆殘垣的瓦礫上揮舞着手槍：「從現在開始，我們將開始步行一百五十公里的行軍作戰！你們要記住！這不是演習，是作戰！我們這個排要擔任狙擊的任務，掩護我們這個連隊撤出五〇四號地區。然後，再追上我們連隊！每個人要注意命令，爭取在這次戰鬪中爲我們第一軍團立功！我們外籍兵團是法國最英勇、最精銳的陸軍！我們在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爲法國人爭得了榮譽和驕傲。今天，我們應該以我們的勇敢和力量向友軍——向法國正規軍證明：我們是法國最勇敢的軍隊！」中尉唯恐外國士兵聽不懂，一字一句地命令着，「我們，外籍兵團是新時代的十字軍！從來沒打過敗仗！今天如果有人給我們丟臉，我就毫不客氣！好！出發！」

下士以上的頭頭兒們把行軍囊和雜物都放在軍車上。戰士們——這些參軍不到兩個月的外國青年們每人身上都有十幾公斤，各種嶄新的武器和裝備分背在每個人的肩上像座小山。頭頭兒們除了一枝槍外有的連水壺也不帶，兵肉和兵血就是他們生活的來源。黑暗立刻吞噬了這支隊伍，受驚甫定的鳥兒們在密林深處斷斷續續地抽泣着，每個筋疲力竭的士兵的心裏發出無聲的哀咽。

三個班分不同的路線向一個目的地進發，韋達尼沙中士率領着柳民他們班走在最後面。

中士在隊伍的最前面，一面跳着扭屁股的非洲舞一面吹着口哨前進。下士日賴手裏握着一棵小松樹根押在隊伍的後面，此外他身上還掛着兩顆手雷便是他全部的武裝。「我和你們不同，我遲早是要當官的！你們！我看你們這身肉都是靶子，到了戰場就完蛋！突突突!!! 噠！噠噠噠!!!」他端着樹根像用機槍掃射敵人那樣追趕着稍微落後幾步的人。「兒子們！給我快點兒跑！不然我就打死你們！」他玩得非常開心。這場早上的緊急集合的鬧劇就是他和中士們導演的，連其他的下士們對他也很不滿。

東方泛起了魚肚色，晨曦爲比利牛斯山披上了金色的霞衣。隊伍走到山口爬上了一座三百多米的小山頭兒，中士的臉色像張舊白紙那麼焦黃，上氣不接下氣地說：「休……，休息……！吃……，吃早餐……！」日賴下士也唉聲嘆氣地走上來，坐在中士身邊點上煙說：「中士，您吃誰的東西？我給您要！」中士擺了擺手，把頭放在兩膝之間吐着唾沫只顧喘息着。土耳其來的新兵雲薩爾從軍囊裏掏出麵包抹上果醬正要吃，日賴像只餓狼一樣發一聲喊把麵包搶在手裏。一面吃一面罵着：「混蛋！都不說給長官先送上來，先自己吃！把水給中士送去！」他走過梅丁身邊踢了他一腳說。

山頂只有二、三十米寬，山頂兩側幾乎如同刀削一般是垂直的懸崖峭壁，山谷儘底繚繞着花絮似的晨霧，谷地上的小村莊和教堂宛若一幅油畫深藏若虛。四面高聳入雲的羣山隔絕

了它與世間的聯繫，很容易讓人聯想起英國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說《簡愛》中羅徹斯特先生的莊園。在這艱難漫漫的生命之旅中，僅有這比利牛斯山的幽美的風景和習習的山風才能給這些不幸的士兵們吹來一絲安慰，也只有憑着這點兒慰藉這些殘破的心才能獲取微不足道的休憩。

「喂！你爲什麼參加外籍兵團？你知道不知道這是一支很苦的隊伍？」在巴黎外籍兵團的一個兵站裏，坐在辦公桌後面的一名軍官審問着柳民。

「知道！先生！」

「現在，在法國沒有居留權的人太多了，你的入伍理由並不特殊。另外我們還要很好地檢查你的身體，非常嚴格的檢查！看你是否能進入我們這個軍隊。」

「是！先生！請您考慮我曾經在中國軍隊裏當過兵，我曾是一名優秀的軍人。」

「好！我們會考慮政治方面的因素，但不是主要方面，你先住到宿舍裏去吧！」

新兵宿舍像一個人市，每天都有十幾個人前來投軍，但大部分初審之後都被拒之門外。雖然招收的人數有限，但因為待遇優厚仍吸引了世界各地的青年。此外還有一種優惠：只要能進入這支軍隊就可以改名換姓，將歷史上任何污點和底案一筆勾銷。經過五年的脫胎換骨之後，可以做爲標準的法國人；假如成績卓越還會成爲法國的有功之臣受到政府的永久優

待。由是也招徠了世界各地的過江龍或不法之徒，爲了洗卻違法亂紀或姦盜邪淫的歷史而紛至沓來。

柳民在巴黎兵站大約住了兩周時間。平均每天要經過兩次身體檢查，三天要接受一次審問。有紅臉的、有白臉的、有不哼不哈的也有吹鬍子瞪眼的。問過的話問了一遍又一遍。國籍、簡歷、職業說了罵，罵完了再說從沒間斷過。脫光了的身體就像鹽市上的馬，被馬販子審來看去查了又驗，驗了又檢，最後才被送到第一區的馬賽來。

馬賽的第一區和他現在所屬於的第四區不一樣。在馬賽柳民又被審查了二十多天，身體的各部分幾乎要被拆下來放到顯微鏡下檢查，僅是X光片他就照了五十多張，血被抽去了約半公斤。一種奇怪的藥注射在肌肉裏，晚上忽冷忽熱像發瘧子一樣折騰了他有一個多禮拜。體重減了四、五公斤。白天還要在後勤部門工作十幾小時，人變成了機器每天從早上五點轉到夜裏十點半，只是從來不用保養。審查的官員如同凶神惡煞一般，拍着桌子說：「你！你是個共產黨！你背叛了中共我們將把你送回中國大陸！或者我們把你抓起來！因爲你是特務！」「我是那一國的特務？先生請您拿出證據來！」柳民哭笑不得地問。「你沒有護照就是特務！而且你是中共的軍人，對不對？我看你說什麼。」審問的軍官得意地望着柳民的臉，觀察着他每一個細小的動作和反應。柳民怒目相視，反唇相譏：「先生！請您明白：特

務沒有沒護照的。我是中共軍人是我向你們坦白的，我一沒護照二沒錢怎麼搞特務活動？有沒有這樣的優特務您分析去吧！」審問官抓着牛禿的腦袋一分鐘說不出話來：「走吧！今天我責成你們頭兒立刻趕你滾蛋！我們軍隊不要你這樣的人！」柳民被趕了出來。他沒有離開馬賽，十天以後卻成爲一名外籍兵團的正式軍人。柳民不是那沒有骨頭和節氣的人，對於自己的歷史他自己最明白。穿着嶄新的軍裝、戴着光艷四射的貝雷軍帽他碰上了那位審問官：「長官！我還沒被趕走！」他行了個軍禮說。「哦！你？中國人！是我忘記啦！我現在就去長官處，把你抓起來！」他也禁不住笑起來走了。

柳民離開馬賽那一天，新兵審查站又趕走了四十多個人。被趕走的人集中在宿舍樓前的操場上，有的臉上淌着眼淚；有的羨慕地注視着柳民他們。這些經過層層挑選，不遠萬里前來投軍的人，大部分是因爲體質的原因而被拒絕的，有的身體外表都很強健也被淘汰下來，連管理新兵的人也有些奇怪。柳民暗自計算了一下，從巴黎來的夥伴們三十二個中只有四人幸運，他們像獲得第二次生命那樣地慶幸自己，這套嶄新的軍禮服看起來也格外威武精神。火車離開馬賽車站向西飛馳，地中海沿岸的旖旎風光和海上的漁船映入他們的眼簾，一切對於他們都像嶄新的一樣，光輝燦爛的明天似乎就在眼前。他們根本沒想到自己已踏進了地獄之門。

「媽的！又在胡思亂想是吧！中國人！」下士日賴一邊抽着煙一邊嚼着麵包罵着柳民，他最惱怒的是柳民不會巴結和奉承他；他也沒法理解中國人感情的內向和深遠。「鷄八們聽着！」他一手怕着胸脯一面大聲喊着，「我在貝魯特打了二十個月的仗；我親手殺了兩個人！看！我的手。我就是用這兩隻手殺的人！不管是敵人還是朋友我都想殺，只要不隨我心的人我就想殺！」他揚起兩隻手邁着四方步在士兵跟前耀武揚威，活像一隻走出鐵籠的猩猩。「誰讓你摘下貝雷帽了？你和我一樣？你敢和我一樣？」他走到士兵梅丁的跟前指着自己的光頭說，「我是下士！我是下士！你們是鷄八！是一羣沒用的貨！給我做五十個俯臥撐！」「啪！」他順手又給梅丁一個耳光。不用說五十，就是五個也很難做完下士日賴要求嚴格的俯臥撐。看着梅丁齜牙咧嘴地做着，日賴笑歪了臉一屁股坐在梅丁的後背上。「我給你數！重做兒子！」「一……：，」梅丁全身貼着地皮根本駄不起來他。中士也走過來，笑着說：「我有個辦法叫他們撐起來！」隨手在樹上折了一根枯樹枝在梅丁的屁股上捅着，梅丁慘叫着，中士和下士怪笑着。

「砰！噹噹噹!!!」「突突突!!!」來路上突然傳來槍聲。原來，在這個班的後面始終有一股敵人跟在他们們的背後，現在他們已占據了有利地形，居高臨下地掃射着，還有一小股正貼着懸崖中的石塊偷偷摸摸地包圍上來。輕脆的槍聲撕裂着幽靜的山谷，手榴彈的氣浪和山頂

上的霧靄融合成雲霧。這突如其來的襲擊把下士日賴嚇得目瞪口呆，中士張着嘴呆了很久才下達命令：「臥倒！」全班人早已臥下了，他這命令是給自己下的。中士趴在奧古斯特旁邊，搶過來他手中的衝鋒槍盲無目的地還擊着，下士日賴也招呼着阿馬德尼：「鷄八！把你的槍扔給我！你快點兒，像個娘們似的還打仗！」隱蔽在亂石和樹林中的敵軍好像發現了這支十幾個人沒有機槍，在山頂上的土丘和灌木中左突右跳地包圍上來，懸崖側翼的敵人也猛地掃射着，中士躲在一塊石頭後面胡亂扔着手榴彈。敵人正以破竹之勢如一個新月形的火力圈壓下來，「不好！日賴，你帶一部分人下山！柳民和梅丁留下和我掩護！你們撤！」中士見勢不敵眾命令着。日賴和其他的人摘下腰裏的手榴彈扔給他們，率領着大家向山後一條荊棘叢生小路跑去。敵人發現對方撤退就全部站起來衝鋒，沒想到剛跑了十幾米就被柳民他們壓下去了，借着他們衝鋒柳民才發現對方最多不過二十個人。他不再開火了，只是注視着敵人的動向。「怎麼不打槍？笨蛋！開火呀！」中士看着不遠處的柳民罵着，柳民點上了一支煙悠然地吸着。中士也明白了他的意思，可是手裏僅有一顆手榴彈了。柳民又扔給他兩個。約一分多鐘的時間，敵人看柳民他們陣地沒了動靜便又爬起來進攻，一百米、五十米、三十米、十五米……，他們幾乎都要碰到柳民了，三只手榴彈像網狀地扔向敵羣，衝鋒槍也呱呱地叫起來，等到敵人一撤中士擺一下手，三人貓着腰向山後跑去了。在前面接應的下士早